

宋

會

要

帝系帝治

詔群臣言事

優禮大臣

賜功臣字

守法

經筵

觀音

封賞罷官

存先代後

錄諸國法

出官人

全唐文

宋會要

詔羣臣言事

太宗太平興國六年九月十八日詔曰

古者振木鐸于路所以採四方之風謠設獸樽于庭所

以來羣臣之諫諍既物情之無壅則朝政以允釐朕以

眇躬獲承大寶懼不克荷罔敢違寧乙夜觀言日昃忘

食事無細大必務躬親言有抵忤皆從採納尚慮中外

臣庶闕於咨詢朝廷政理有所堙鬱在朝及外任文武

官不以名位高卑自今或聞民間利病及時政得失並

得上書直言無有所隱為臣之道自合愛君有位之人

豈宜惜祿况朕渴聞讀議不汝瑕疵折檻靡修蓋惟素

...

志賜帛而罷誠非優典凡爾多士體茲至懷九年六月
十三日詔曰朕恤念蒸民勤勞庶政每令詢訪以導弊
堙苟規益之有聞豈卑高之是問應天下幕職州縣官
俱負吏才咸通時務其或知民俗利害政令否臧並許
於本州附傳置以聞如所言有可收採必行旌賞如無
所取亦不加罪先是轉運司及知州通判皆得上書
言事而州縣官則否帝慮下情壅蔽故降是詔後有草
澤上書言時政引對詞甚狂勃帝不之罪慰諭以遣之
因謂宰相曰往昔帝王多以尊極自居詞氣嚴厲左右
無敢貢一言者朕雖布衣言事必溫顏以待之只如每
與卿等款曲商確時事蓋欲通上下之情無有所隱宋

琪等頓首稱謝 八月十六日有布衣以皂囊封書獻者其詞狂妄帝覽而不之罪因謂宰相曰此降詔書許人言事近有上章者朕皆一一覽之但外人不知朝廷要務所言益浪不切機會本欲下情上達庶事無壅故雖狂勃亦不加罪宋琪等對曰陛下廣納言之路苟百中得一亦是國家之利 端拱元年三月七日詔內外文武百官近以擬議之間選用非當雖居侍從相尚因循殊無直氣英風但有虛詞矯飾言事者率多侵局拜章者止務身謀今後諫省官等各思砥礪共守箴規事有不便者即時上言民有未康者盡情條奏至于御史臺官實號紀綱之任亦當動舉憲章靜司殫奏勉哉臣

條咸聽朕命 二年正月十一日詔曰頃者以燕薊之
民國家舊俗此因晉室遂臨北戎耆老沒於遐荒子孫
墜於塗炭間歲以來乘秋為患凡中外臣僚文武百辟
比肩食祿我冠在庭必有智路宏深才識並茂可以生
清祇履克靜烽煙各宜志陳所見密具封章所貴盡心
無劾鉗口 淳化五年八月十五日詔曰昔漢武之時
上書闕下街驚者以百數故枚舉徒以作賦逆拜為郎
東方朔敢肆大言亦得待詔朕甚不取也蓋自銜自媒
者士女之醜行難進易退者賢達之令猷適足長踪競
之風何以取敦朴之士自今京朝幕職州縣官等不得
輒獻詩賦雜文如有時政闕失民間利害策及直言極

諫書即許投進其宏才奧學為人所稱者令於中書投
獻丞相以聞別聽進旨 至道元年三月十四日詔曰
在昔唐虞建官惟百今國家郡縣至廣吏員衆多自三
公九卿以至九品一命達千萬數皆懷材抱器明習利
病恪居官次不求聞達非敢言之路曷導下民之情宜
令諸路轉運司告諭部內幕職州縣官等應公私利害
並許上言附傳置以聞委舍人院閱視其可否 三年
五月四日詔曰朕聞古先哲王之御天下也懼德教之
未修虞政刑之或濫必資獻替用致和平朕承二聖之
靈託兆民之上側身思道恭己嚮明念守位之至艱若
涉川而未濟夙夜兢畏靡遑厥居且萬物至繁四海至

廣政令豈能盡善風謠安得盡知凡所施張寧無闕失
未聞諱議朕甚懼焉况今有位之賢咸蘊佐時之略所
宜朝夕納誨以弼予違蹇諤盡規以輔台德苟言之弗
用則過在朕躬若求之不則咎將誰執宜令御史臺告
示内外文武羣臣自今人君有過時政或虧軍事否臧
民間利害並許直言極諫抗疏以聞庶乎在下者不隱
其情居上者獲臻于治罔或畏避以副虛懷 真宗咸
平元年二月四日詔曰自昔哲王之有四海也樂聞已
過忻納讜言用能致時雍熙驅民仁壽矧予寡昧始嗣
基圖逾歲于茲上穹謫見斯蓋時事乖舛政刑鬱埋累
惻天心遽垂星變夙夜循省祇懼益深敢忘責躬以荅

謹戒詢于有位，竚以虛懷，當思極言，無有所隱。朕將親覽，惟善是從。十月二十二日詔：今後臣僚如有著述文字，許詣閣門通進，朕當親覽，用擇材能如文理稍優，仍令兩制官銓簡聞奏。二年閏三月七日詔曰：朕處九五之尊，託億兆之上，撫臨四海，優及再朞，軫宵旰之憂，勞奉祖宗之憲度，誠不感於穹昊，惠未及於黎元，歲罔豐登，氣尚堙鬱，將厯炎蒸之原本，荐成憊亢之灾，緩獄恤刑，雖哀矜之原本，思咎彌深，惕懼之懷，比者累降詔書，大開言路，頗多叢脞，不足頒行，且念古先哲王，纂承統緒，求工替之諫，納蒿莠之言，克濟大猷，以臻至治，咨爾簪紳之士，洎手巖穴之倫，必能辯朝政之是非，察

下民之疾苦無懷畏避當悉敷陳體予不諱之心副此
惟行之命自今並宜直言極諫密疏以聞或靡尚於屬
詞當直書其所見言善者必加甄賞理短者亦為優容
勿習餘風復談鄙事誕告中外知朕意焉 四月四日
帝謂宰相曰近覽言事封章日不下百數時亦有得卿
等更詳之如文理可采者別取進旨因詔文武羣臣封
事令閣門晝時近內勿致稽留 三年十一月九日詔
應在京文武百官自今已後眇躬之行事過失朝廷之
布政苛煩時令之有所不和人情之未能上達並宜直
具條奏勿或緘藏至于在外文武臣僚皆受國家寄任
未預依次轉對者不得對署各許上章奏事國旣時病吏

蠹民艱一一上言孜孜在念繫爾多士咸知朕意 四
年五月二十九日帝謂王旦等曰朕以臣僚上殿者劄
子不列名姓拜章言事者請留中不下是昏攻人之短
發人陰私而不欲明行彈糾者若偏聽則事不可明若
不宣行又遺言者之意遂命杜鎬陳彭年檢討前代臣
僚上封言事故事而降詔曰朕司牧生民講求政典言
念代工之理實資著位之臣成服蟬聯並勤夙夜固傾
輸於誠節志砥礪於廉隅恪奉教條共康理道而有因
循未革習以為常馳競相公免而無耻或攸司之曠廢
或言事之詐欺宜頒申儆之文用洽至公之化文武臣
僚等各膺寵遇宜在竭誠凡所上章故當無隱倘思盡

拜奉國復何恤於人言豈必留中匿名俾有傷於公禮
盖有愛憎是徇善惡多誣但欲潛惑於聽聰不願顯行
於按覆煩彰欺罔深贖政經今後所上章疏並頒明具
姓名不得更乞留中如事干機密朕即臨時相度自餘
並付所司依理施行又每因公事上殿例有徵求徒增
躁競之風何助隆平之治今後或有時政得失人民疾
苦刑獄冤濫軍馬未便事涉機密即許上殿尋常細務
並於閣門進狀上殿劄子即許徑述事由不必過為文
飾倘或能除民弊克利公家即當旌此忠誠別加甄賞
又或於外庭顯有聞見倘云樞實何憚明言多因對啟
密形口奏別無文狀可以研窮朋比者為稱廉直者見

謗忠良受染評黷為公既暗昧以難明必欺誣而潛肆
徒使有罪獲免非辜致疑今後或覩在京及外處官員
政治有聞公忠可舉意不掩善欲達朝廷及貪黷徇私
踰違昏昧志思疾惡心欲盡規並仰明獻封章當行覆
驗虛實之際賞罰攸存不得更因上殿口有陳奏中書
樞密院咸司政柄共以邦家矧在公朝宜崇治體用符
表率以正彝倫今後如聞內外文武臣寮使臣軍校或
公勤舉職清白檢身或不守廉肆隅為踰濫並令準擬
明述所因或請獎諭甄陞或請替移按驗庶叶至公之
道允成康濟之功諫議大夫司諫正言官參侍從職奉
箴規既言責以在茲且忠規而是竭但懷緘默尤屬素

尸自今觀朝廷過失刑政不當雖成命已行而羣情未
協並仰各上封章直言利病至於考績當舉舊規即不
得苟扇虛聲潛相朋附御史臺糾察四方肅正百辟臺
閣之內無所不監王公以監皆得舉劾自今內外臣僚
有灼然違犯刑獄寃濫並依舊典糾察彈奏倘能盡公
忠不隲職業當加擢用以勸能官如是懷顧祿之心絕
絕違之志既章選悞必正簡書或有應糾而不糾不應
糾而糾令尚書都省彈舉以聞王者稽古蓋思於俾乂
先甲出令用示於必行當九有之承平乃百度之求理
旌別淑慝人也其時申明紀綱行之在我咨爾縉紳之
列暨于鈞軸之臣各啟乃心奉若成憲所宜遵稟無冒

憲章中外臣僚體予深意 時太常丞李邈上言准詔

上章疏不得更乞留中切見唐憲宗朝李絳而陳頎

與勸忠蓋開納規諫憲宗曰卿所陳至原本有裨於我今

諫官韋處厚路隨甚有疏諫言極志盡恐卿不知以此

足見諫臣之言不泄於原本况羣臣多士願獻至忠或有

機微之事理須密切又陛下亦欲知天下民務觀百辟

才能此詔若行恐未允當願令追寢以開言路帝曰邈

殊不知朕意前詔但為禁詆訐誣罔之輩爾倘軍國機

宜大事不可付外者即不在此限乃以手詔諭之又龍

圖閣待制戚綸面陳詔旨不便因出示宰臣帝曰綸意

以謂陳述之人難得而奏然自頒詔以來升殿奏事之

人未嘗有阻朕於諸臣貴在公共不願潛行交構陰有中傷朕思天下至廣自惟寡昧常慮闕政豈止虛懷求諫常亦惕然而懼前代帝王好窮兵黷武懈於機務惑聲色事奢靡此其大過朕固不為人臣論事若衆人所不敢言獨能言之乃可嘉尚綸性純謹有學問但未諭詔意爾 七月九日帝謂宰臣曰比降敕不許臣僚以無名劄子奏事近日以來奏事者殊少卿等宜因接士大夫察問四方之事以聞 六年十二月九日詔曰朕受命上穹為民司牧罔敢逸豫冀臻治平而大信未孚至化猶鬱下情罕達闕政靡聞深佇諫言用寬吳席在蒞莛而弗弃庶樂石之見披問者實有詢求徧于中外

或違納中之說必期擇善而行雖每覽封章慰予所望而極陳得失未見其人宜令内外文武羣臣述官政之否臧指生民之利病恪盡所見無為後言書曰詢謀僉同禮云有犯無隱倘箴規之可採願賞勸而必行期爾衆多無吝傾竭仍令御史臺諸路轉運司布告天下知朕意焉 景德元年正月六日帝謂宰臣等曰近日羣臣罕嘗言事若有所畏避况今公朝何至如此因言唐朝朋黨尤盛漸不可制以至王室卑弱又言其姦邪難辯李沆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至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為真姦邪是也帝曰姦邪之類雖一時難辯亦久當自露 三年四月二十五日詔應在朝文武百官等

侯得替先具民間利害條列實封於閣門通進後方許
朝見博詢中外庶廣聰明凡爾臣僚咸志朕意 大中
祥符八年四月二十四日詔曰朕承大寶祇懼小心膺
眷祐之無疆荷靈禧之協應少虧周慎成有震驚雖曰
因人敢忘克己今月二十二日禁王元儼宮不謹遺燼
遽致延燒昏夕之間撲滅靡及遲明之際士伍併臻尚
賴羣心率同盡瘁殿庭遠屬不免致禁宮禁回環幸皆
安堵春茲藩邸自失於防微叩謝宗祊爾深於省咎亦
虞庶務未洽大和或政令匪中或物情有壅期間謹論
以輔助躬應文武官並許直言當從親覽渴聞規益勿
吝傾輸 仁宗天聖十年八月二十一日詔曰朕以眇

躬纂膺鴻緒席祖宗之累善邁方夏之大寧內奉慈顏
宣揚庶務外詢髦士稽訪遠猷纖介之善必旌毫分之
罰惟慎既絕畋游之好亦無臺榭之營十載於茲群倫
所悉不虞昕夕遽有震驚今月二十三日夜宮掖之間
忽興遺燼蓋掖庭之內火禁非嚴而永巷之中警巡無
及殿堂密接遂致延燒鍾漏未晨難於救撲向賴蒼昊
垂祐臣庶協忠迨及遲明已息炎燎端門正寢禁帑群
司幸免俱焚實繫衆力至于武衛各竭純誠肅奉宸居
即時安堵緬思降倣念前規凡遇灾祥必仲戒懼或
者朝章時政猶爽至和物態民心非無壅閼敢忘罪已
庶叶飭躬惟願具僚達于群品有懷碩慮罔吝昌言當

隱憂啓聖之晨佇單力首公之効同歸于道茲有望焉
宜令中書門下宣諭中外 明道二年四月一日詔曰
朕歷踐藩儲暨于纂紹荷祖宗之積善致寰海之隆平
大行皇太后撫育眇躬恩仁至厚自膺付託佑助政機
宵旰十年憂勞萬務動克遵於禮法言必合於典常茲
事擇於大中奉身極於清儉乃至保大安人之術求賢
御衆之方詳刑慎罰之規恤隱防微之要實賴慈誨臻
于善經方祈壽康以祚邦國而昊穹降沴風不纏哀莫
報飭勞但增追慕眷言涼薄荐邁孤荒念王業之惟難
非獨見之攸濟而今而後所掌中外文武群材衆臣副
予肯構之心贊我保邦之業無有遠邇志輸悉勤徇公

滅私興利除害政率先於久大舉無壞於經常威愛而
治兵民剛柔以濟能否罔違衆而從欲各竭誠而佐時
庶盡所長輔予不逮用協先訓以光令猷宜令中書門
下通行宣諭 景祐五年正月十日詔曰朕紹膺景命
撫育中區對天地之宏休奉祖宗之成憲常懷惕厲靡
敢怠荒一志于茲十有六載兵戈偃戢方隅底寧百稼
屢登億姓咸義雖未臻至化抑可謂小康而去歲以來
衆異間作星文流變謫見於穹昊坤載震搖疹生於邊
鄙定襄之郡為害特深室廬墊陷以寔蕃黎氓墜履而
斯衆飛奏繼至予心惻然而又春候方初整戶俄振退
而修省罔究端倪蓋朕體道迪勤燭理猶昧以涼德而

處尊以眇質而保鴻名致此機祥敢忘戒懼爰申誕告
式佇謹言其或朕躬之闕遺執事之阿枉政教未臻於
理刑獄靡協于中在位有壅蔽之人效官有貪墨之吏
仰諫官御史搢紳百僚密疏以言恚心無隱限半日內
實封進納朕當親覽靡及有司擇善而行固非虛飾咨
爾多士宜體朕懷 康定元年三月二十五日詔曰朕
寅威端命撫有多方紹服前人之明勤經庶政之治居
常勵翼罔敢怠荒每惟青異之末深原謹告之自處修
應實所冀格和而乃咎證薦臻焱風示變若豐其蔀方
晝而冥震懼載懷怒馬如疾蓋朕責躬匪至求愆尚違
德刑弗協于中信化未孚于下緣茲爽戾再集機祥重

念景公退葵舍之灾成王起郊禾之偃曾不旋日念應
自天寧予渺冲靡克通威矧前詔中外率貢謹謀亦既
累旬未聞獻可宜申誕告式并條陳有能補朕闕道究
民利病圖禦邊之方畧述在位之何私恚心以談遲當
親覽庶擇善言之益助迎休氣之祥咨爾群倫咸知朕
旨朕歷四年二月二十二日詔權御史中丞王拱辰
赴臺拱辰因入見諭曰言事官第自辰職勿以朝廷未
行為沮已而輒請解去以取直名自令有當言者宜力
陳無避拱辰頓首謝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詔曰朕臨
御以來于今二紀威夜祇懼不敢康寧庶洽治平以至
嘉靖自去歲冬末時雪已愆今春大旱赤地千里百姓

失業無所告勞朕思災變之來不由他致蓋朕不敏於
德不明於政號令弗信聽納失中俾茲青祥下逮黎庶
天威震動以戒朕躬大懼不能承宗廟之靈負社稷之
重苦心焦思惶悸失圖是用屈己以謝愆歸躬而上叩
不御正殿不舉常珍外求直言以荅天譴冀高穹之降
鑒閔下民之無辜與其降疾於人不若移災於朕庶用
感格以底休成自今月十九日後只坐崇政殿仍減常
膳應中外文武臣僚並許實封言當世切務三事大夫
其協心交敬輔予不逮 八年三月十六日幸龍圖天
章閣召近臣宗室觀太宗游藝集三朝瑞物乃出手詔
賜輔臣曰朕承祖宗大業賴文武盡臣夙夜兢兢期底

於治間者西陲禦備天下驛驛輒募兵師急調軍食雖
常賦有增而經用不給累歲于茲公私匱乏加以承平
寢久仕進多門人浮政濫員多闕少又牧宰之職以惠
綏吾民而罕聞奏最將帥之任以威制四夷而艱於稱
職豈制度未立不能變通於時邪簡擢靡臻不能勸勵
于下邪西北多故虜態難常物獻奇譎空言者多陳悠久
實效者少備豫不虞理當先務物思濟此務固知所從悉
為朕條畫之 二十五日賜翰林學士三司使知開封
府御史中丞等詔曰欲聞朕躬闕失左右朋邪中外險
計州郡暴虐及法令非便民者悉以條陳至於朝廷幾
事或自有所見亦附于篇當不付外擇在子衷毋慮後

忠時皆給筆札令即座以對而宰臣陳執中國辭帝
復敦諭至于三四乃聽兩府歸而上之二十六日御
迎陽門召知制誥待制至臺諫官等又出手詔曰朕欲
聞朝政得失兵農要務邊防備預將帥能否財賦利害
錢法是非與夫讒人害政姦盜亂俗及所以防杜微漸
之策悉對于篇無有所隱如所懷未盡聽別疏以聞
皇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詔曰逾歲于茲上天誦見
良由時事乖舛政化鬱埋果惻天心遽出星變仍自今
月五日不御正殿其尚時所供常膳亦宜減省中外臣
僚言當世切務四年正月十九日詔昨為唐介顯涉
結附合行降黜之典亦慮言路或梗尋與敏遷尚恐言

事之臣有所顧慮令御史臺諫院務盡缺直以箴闕失
仍令通進司或有章奏畫時進入必當親覽或只留中
十月十八日帝謂輔臣曰比日上封言政事得失者
少豈非言路壅塞所致乎其下閣門通進銀臺司登聞
理檢院進奏院自今州縣奏請及臣僚表疏毋得輒有
阻留 五年五月十六日詔曰朕循三聖之法監百王
之憲永惟唐虞之世以及文武之時上有求教之勤下
有告猷之助憂勞旰食罔敢自安日與輔臣裁決萬務
雖極辯之不倦當退公而益彊宜即燕間同講治道自
今中書樞密院輔臣如有軍國大政邊防重事候前殿
退別請對於後殿仍前一日先具所陳事以聞 十

九日詔春夏以來蝗旱於災民間利害有未達者其令
諸轉運提點刑獄司徧諭新民官採訪以聞 至和三
年六月二十九日詔曰朕猥以眇身奉承聖業常懼政
化之爽以羞祖宗之靈日吳劬勞躬自懋勉約己以濟
物推誠而任人肅將一心殆且三紀庶蒙休應以登至
平近乃淫雨降災大水為沴敗公私之廬舍冒西南之
城靡秋稼有淪傷之嗟貧人罹溺喪之苦彌月于此積
晦未開兩河之間決溢為患夙夜惟念悼痛于懷此皆
朕德不明天意所譴致茲災潦害及下民是亦邦治未
孚王職多闕賞罰有所不當詔令得非未便獄訟頗狂
賦役煩急既民寃失職者衆則天災緣政而生思聞謹

言以推咎罰道有消復志在更張應中外臣僚並許上
封言時政闕失凡當世之利害及統治之否臧志心以
陳無有所諱庶幾弭塞變異名致和平咨爾股肱之臣
其交相戒敕虛心以調元化合志而營庶政輔予不逮
冀其有慶英宗治平二年八月八日詔曰蓋聞古之聖
賢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民阜蕃以底
休平朕甚慕之朕猥以眇身託于王公之上夙夜以思
惟懼必能以承先帝鴻業而比年以水潦為沴迺八月
庚寅大雨京師廬室墊傷被溺者衆大田之稼害于有
秋竊迹災變之來曾不虛發豈朕之不敏於德而不明
政歟將天下刑獄帶寬賦賦煩煩苦民有愁嘆亡聊之聲

以奸其順氣歟不然則何天戒之甚著也今飭躬焦思
欲銷伏大異而未聞在位者之忠言進祈自新厥路何
繇應中外臣寮並許上實封言時政闕失及當世之利
病可以佐元元者悉心以陳毋有所諱執政大臣皆朕
之股肱其協德交修以輔朕之不逮以上國朝會要四
年神宗已即位未改元閏三月二十二日詔曰朕以菲
德承至尊託于公卿兆民之上惟治忽在朕躬夙夜兢
兢上思有以奉天命下念所以修政事之統愧不敏明
未燭厥理夫闢言路通上下之志欲治之主所同趣也
其布告内外文武羣臣若朕知見思慮之所未及至於
朝之闕政國之要務邊防戎事之得失郡縣民情之利

害各令直言抗疏以聞無有所隱言若適用亦以得人
觀其器能當從甄擢惟爾文武其各體朕茲令之非徒
下也 六月二十五日詔曰農天下之本也祖宗以來
務加惠養每勤勞勉屢下寬恤之令數賜蠲復之恩然
而歷年于茲未極富盛間因水旱頗致流庸深惟其故
始州郡差役之法甚煩使吾民無敢力田積穀求致厚
產以避其擾至有遺親背義自謀安全者多矣不幸逢
其暴政骨肉或不相保愁怨亡聊之聲豈不勃人理動
天地歟害農若此為弊最深上下偷安苟務因循重於
改作故農者益以匱乏未遊者安其富逸焉生生之路
至謬戾也朕甚悼焉永惟出令之慎故訪中外羣議宜

有嘉謀宏策貢于予聞朕將親覽擇善而從順天興益
誠安敢怠命非徒下欽哉無忽其令中外臣庶限詔下
一月並許條陳差役利害實封以聞無有所隱 神宗
熙寧元年正月十四日中書樞密院先奉手詔以經冬
無雪令各述朕躬過失及時政未符天意者是日曾公
亮等同對引咎拜謝上曰日與卿等相見議政之外未
聞忠規朕非欲文飾誠冀卿等極言闕失以答天變也
公亮等惶恐頓首而退 二年四月二日詔曰朕惟理
財之臣失於因循其法遂至於大壞而天下之貨留積
而不通故特召輔臣俾之置司以講求其利病將林其
宿弊而更張之上以裨於國下以足於民而或者不察

以為專務苛碎刻削以趨公家之急茲豈朕之意哉然而商天下之利者必資天下之衆智而集成之則理盡而不悖事行而不殆於是利源通而富庶之俗成其令內外臣僚有能知財用利害者詳具事狀聞奏其諸色人亦具事理經制置三司條列司陳狀在外者即隨所屬州軍投狀逐處繳申制置三司條列司夫有言不酬不足以申勸事如可行何吝於賞如諸色人所言財利有可採錄施用者當量其事之大小而甄賞之二十一日詔曰傳曰近臣盡規以其榮恥休戚與上同也今在此位者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默而不言乃或私議竊嘆若以其責不在己夫豈皆習見成俗以為當然

其亦有含章懷寶待唱而發者。今百度墮弛風俗偷墮薄惡災異譴告不一。此誠忠賢助朕憂惕以初制改法抹弊除患之時。宜令侍從臣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封章極言無隱。噫言善而不用朕有厭啓道之而弗言。爾為不恭。朕將用此考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實而明黜陟焉。咨爾有官勿違朕旨。七年三月六日詔曰。朕涉道日淺。昧于致治。政失厥中以失陰陽之方。自冬迄春。早暵為虐。四海之內被災者廣。聞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責。消變。歷日滋久。未蒙休應。嗷嗷下民。大命近止。中夜以興。震悸靡寧。永惟其咎。未知攸出。意者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

情歟賦歛失其節歟忠謀謹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
以成其私者衆歟何嘉氣之久不効也應中外文武臣
僚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考求其當以輔
政理三事大夫其務志心交儆成朕志焉 八年十月
十二日詔曰朕以寡薄猥承先帝末命獲奉宗廟顧德
弗類不足仰當天心比年以來災異數見山崩地震旱
暵相仍今旱出東萬變尤大者內惟淺昧敢不懼焉已
避正殿減常膳慮未足以祇天戒應中外臣僚並許直
言朝政闕失朕原本虛心以致庶以消天文之變焉先是
手詔中書門下卿等率在庭之臣直言朕躬過失改修
政之未協於民者以聞宰臣遂頌

元豐三年七月

二十五日詔中書曰朕以寡昧獲奉宗廟夙夜祇畏不
遑康寧真或仰當天心感格和氣以敷錫於庶民而大
史占言謫見乾象乃孟秋癸未筮出西方謹告之未厥
有攸召夫豈朕德弗類刑政或謬於 歟吏之不良而
民或失職歟永惟厥咎朕甚懼焉自今月戊子避正殿
減常膳中外臣僚並許直言朝政闕失朕虛心以改庶
古先格王正厥事之意焉原本八年哲宗已即位未改元
五月五日詔曰蓋聞為治之要納諫為先朕思聞謹言
虛已以聽凡內外之臣有能以正論啟沃者原本款受
而已固且不受高爵重祿以獎其忠設其言不當于
理不切于事雖拂心逆耳亦將欣然容之無所拒也若

乃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肩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則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進下則銜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嘗出於此而不懲艾必能亂俗害治然則黜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顧以即政之初恐群臣未能徧曉凡列位之士宜識此心務自竭盡朝政闕失當悉獻所聞以輔不逮宜令御史臺出榜朝堂 六月二十五日詔曰朕紹承燕謀獲奉宗廟初攬庶政鬱于大道夙夜祇畏不敢怠寧懼無以章先帝之休烈而安輯天下之民仰惟古之王者即政之始必明目達聰以防壅蔽數求謹言以輔不逮然後物情徧以上聞利澤得以下究詩不云乎訪予落止此成王所以求助而群

臣所以進戒上下交儆以遂文武之功朕甚慕焉應中外臣僚及民庶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在京於登聞原本缺院投進在外於所屬州軍驛置以聞朕將親覽以考求其中而施行之以資正殿學士通議大夫司馬光言臣先於三月三十日上言乞下詔書廣開言路臣非奉聖旨入見蒙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詔書賜臣看閱臣伏讀詔書其間有愚心未安者不敢不冒萬死極竭以聞切見詔書始末之言固盡善矣中間逆以六事防之臣以為人臣惟不上言言則皆可以六事罪之矣其所言或於群臣有所褒貶則可以謂之陰有所懷本職之外微有所涉則可以謂之犯非其分陳國

家安危大計則可以謂之肩搖機事之重或與朝旨暗
合則可以謂之迎合己之令言新法之不便當改則以
謂之觀望朝廷之意言民間愁苦可憫則可以謂之銜
惑流俗之情然則天下之事無復可言者矣是詔書始
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伏望於諸詔書中刪去中間一
節使天下之人各盡所懷不憂黜罰故有是詔 元祐
六年四月五日左諫議大夫鄭雍言冬春之交陰陽繆
盪願詔近臣條具利病明言失得考之經傳參之今古
益廣聰明求治之意詔御史臺行下 紹聖四年九月
二日詔曰朕以菲德奉承大業夙夜戰栗不遑康寧惟
恐不足以仰當天心以羞先帝聖德乃仲秋之夕尋出

西方推原典經茲謂大異永惟其咎未燭厥理豈非庶
政之失以恃三光之明謹告之來朕實祇懼書不云乎
惟先格王正厥事已避正殿損常膳罷秋宴公卿其各
悉心修政輔朕不德應中外臣僚等並許直言朝廷闕
失朕將親覽虛心以改庶幾以銷天文之變焉 元符
三年歲宗已即位未改元三月二十四日詔曰朕以眇
身始承天序任大責重罔知攸濟永惟四海之遠萬機
之煩豈予一人所能徧察必賴百辟卿士下及庶民敷
奏以言輔予不逮矧太史前告天將動威日有食之期
在正月變異甚鉅殆不虛生夙夜以思未燭厥理將以
彌綸初政消弭大菑自非藥石之規孰開朕聽况今周

行之內人有所懷蕪莠之中言亦可採凡朕躬之闕失
若左右之忠邪政令之否蔽風俗之媿惡朝廷之德澤
有不下究閭閻之疾苦有不上聞咸聽直言毋有忌諱
朕方開謹正之路消壅蔽之風其於鯁論嘉謀唯恐不
及其言可用朕則有賞言而失中朕不加罪朕言惟信
非事空文尚悉乃心毋悼後害應中外臣僚以至民庶
各許實封言事在京於合屬處投進在外於所在州軍
附遞以聞先是中書舍人曾肇言臣伏讀詩書見周成
王即政之初咨嗟求助至于再三群臣進戒亦皆至誠
懇惻無所諱避然考其時猶在除喪朝廟之後及康王
嗣位自乙丑至癸酉纔九日而君臣更相訓告如恐不

及豈非天位至重守之至難祇畏恐懼尤在其始今陛下踐祚之初臣願修轉對之制下不諱之令明詔百官下及庶民使得極言時政無有所隱庶以鼓動天下敢言之氣紓發鬱湮壅塞之情當今先務無易此者惟聖明亟行之迺下此詔既而以奉議郎鄭敦義為承議郎左班殿直高士育為承務郎韶州仁化縣令鹿敏求為承事郎賜大學上舍生何大正同進士出身及開封府進士呂彥祖並為初等官大正直州司法參軍彥祖淄州司戶參軍鄭敦義高士育鹿敏求仍令閣門引見上殿後又賜太學生江緯進士及第仍名對為處州縉雲縣令皆以應詔上書推賞也 五月十一日臣僚上言

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使臣直言毋有所隱諱况詔書已有其言可用朕則有賞之文則宜實其言以信天下臣伏聞治平四年神宗皇帝踐祚之初即求直言尋又下詔上書言事人所陳政事時務材識出衆者命官特加甄擢其次賜次詔書獎諭布衣則今有司召問條對有理量材錄用即當時詰謀勸誘如此其詳矣至有朝上書暮召對者是以四方萬里人人奮勵爭竭腹心唯恐在後伏願陛下明諭輔臣討尋治平四年之令舉而行之臣又伏思上書之人所言不一其泛論大體指陳邪正如此類者自可留之禁中以備觀覽至於陳述利害事干有司者即乞降付政府委官看詳有可施行

旋具聞奏如此則聖詔之出不為空文施之國家固非
小補詔差豐稷張舜民看詳後右司諫孫諤言差官看
詳士民所上封事臣切以為未便若謂章疏繁多聰明
不及周覽乃使臣下泛觀而厯採之臣恐上封言事之
人踴躍趨走於看詳之門私謁者源源不已也願收還
其書於燕閒之餘時取而觀之間有可採裒以爵賞則
命令尊而天下勸矣詔前差豐稷張舜民看詳指揮勿
行 徽宗崇寧五年正月十二日詔朕以寡昧奉承大
烈夙夜祇惕靡敢康寧異以仰當天心感格和氣方孟
春之夕星文變見推原載籍茲謂大異豈朕德弗類政
刑罔中皇天動威以示遠告永惟厥咎朕甚懼焉已避

正殿損常膳中外臣僚等並許直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虛心以改庶幾古先哲王克正厥事以銷乾象之變十五日詔比詔求直言尚慮臣僚畏避不敢指陳闕失可詔侍從官各具所見實封聞奏朕將親覽焉二月一日詔四方之達視聽豈能周偏慮有民瘼瘞於上聞可詔逐路監司察民間疾苦具實以聞大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詔曰朕以寡昧獲奉宗廟顧德弗類不足以仰當天今慧出東方茲為大異永思厥咎朕甚懼焉自五月十八日避正殿損常膳許在京任職侍從官直言朝政闕失朕虛心以改庶以迎休嘉之應焉政和元年二月八日詔諸路臣僚陳述民間利害已付三

司看詳可令左右司置籍每半年攷校內有補治功實利及民者具名取旨隨材陞擢 四月四日臣僚言乞內外大小之臣應有富國裕民之術皆許條畫以聞詔富民之要無如節用若講究利源徒見紛紛臣僚之議可勿行 二年二月二十九日詔曰朕惟神宗皇帝上稽成周下監百代立常平免役之法以成仁民愛物之政其敏散有經其操縱有權憲禁詳密無敢侵紊不十數年家給人足國豐用裕儲峙衍溢粟腐而貫朽雖中更隳弛費出無藝而積歲用之靡有殫竭何其盛哉朕夙寤展興思庶幾焉永惟紹聖之纂承以迄于今緝熙之罔或遑寧今縣官之費不給而民財亦屈算計見

効若彼其遠其故何哉豈夫奉吾詔不勤而惻怛之意不加歟抑狎於餘習而詭法以成其私者衆歟將時異事殊而奉行者未得其職歟此朕之所憫也宜令諸路提舉司推原熙豐立法之意參究方今利害之實何修何飾而可以追復前日之盛條具以聞朕將擇其中而施行之 宣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語河北燕山邊事理宜詢訪利害選用人材許文武臣僚等經尚書省投狀自効并獻繁切利害開封府榜諭 二十二日詔曰朕獲承祖宗休德託于士民之上二紀于茲雖兢業存于中心而過咎形於天下蓋以寡昧之資藉盈成之業重言路壅蔽導諛日聞恩倖恃權貪饕得志搢紳賢能臨

於賞籍政事興廢拘於紀年賦斂竭生民之財戍後困
軍伍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酷權已盡而牟利
者尚肆誅求諸郡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
適見而朕不悟衆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
及已下信詔大革弊端仍命輔臣蠲除宿害凡茲引咎
興自朕躬庶以少謝天人謹怒之心保全祖宗艱難之
業慨念前比數有詔旨如下令以求直言修政以應天
變行之未久奪于權臣乃復歸咎建議臣僚使號令不
信士氣沮傷今日所行質諸天地後復更易何以有邦
况當今急務在通下情不諱切直之言兼收智勇之士
思得奇策庶能解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宣二邊禦敵之

畧永念累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
忠義之人未徇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方鎮郡邑守令
各率師慕衆勤正捍邊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異常不限
常制章澤之中懷抱異材能為國家建大計定大事或
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使其尤異者以折相待之中外
臣僚士庶並許實封直言極諫詣登聞檢院通進司投
進朕當親覽雖有失當亦不加罪 欽宗靖康元年正
月一日詔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朕獲保大器思
聞蓋言應朝廷之闕失政令之僻違保邦御俗之方安
民禦戎之策詢于有衆咸極敷陳雖有過差必無罪謹
自今中外臣庶並許實封直言得失以聞 三月一日

詔侍從之臣雖非本職特許言事 高宗建炎元年五

月一日詔應監司州縣違法賦歛涉於掊克或科配大買物色實有擾害及應干民間疾苦事件並許中外臣庶詳具利害經所屬官司陳述繳奏或詣闕投進當議者悉較正施行雖語言詆訐亦不加罪 十二月三十日詔曰朕以眇躬獲嗣大統以一心之思慮而圖四海之安危以一己之見聞而萬機之情偽非盡臣工之謀議曷臻方夏之牧寧肆敷朕心歷告列位自今服采在職其各悉心極言凡言動舉措之過差暨軍旅財用之闕失人情之逆順政事之否臧號令不便於民法制無益於國若將施設咸得指陳或抗章而盡辭或造膝而

人告務從簡直以便聽觀咨爾有位體至意焉 二年
四月十三日詔諸路監司條具靖康以來凡棄城逃遁
者某人保城力守者某人書其功罪著其賞罰賞太薄
者厚加其賞罰太輕者嚴正其罰罪狀未聞者付之有
司推明使守土之臣有以懲勸 三年二月十九日詔
國少艱難謀慮之士咸願獻陳往往無路達于朝廷令
左右司輪官設次延接看詳所陳納尚書省 二十七
日詔曰朕以菲躬遭時多故舉事失當知人不明昨以
宰臣非求任用既久專執己見壅塞下情懷忠者不能
自明論事者不得盡達以致邊備廢而莫講鄰敵至而
不知事出倉皇匹馬南渡臣庶陷沒士卒遁逃府藏殫

殲井邑隳廢深思厥咎在予一人既已悔過責躬洗心
改事極責畏以蒼天譴肆沛宥以慰人心放斥宮殯貶
損服御罷出宰輔收名雋良尚慮多方未知朕志肆加
播告用見忱誠自今政事關道民俗利病或有關於國
體或有益於邊防並許中外士民直言陳奏朕當躬覽
採擇施行旌擢其人庸示勸獎言之或失朕不汝尤咨
爾萬邦欽予至意 六月二日詔宰執可來日召郎官
以上赴都堂宣諭朕旨各言朕之過失政事失當百姓
疾苦庶可以收人心名和氣消天變各令實封以聞上
謂輔臣曰太史奏久陰霖雨不止占為陰盛下有陰謀
霖雨者 原本缺所致早晚差寒天道不順寒陰反節朕

觀晉書天文志備言其證恐政失其當以名天變呂頤
浩奏曰陛下憂勤庶政臣等輔政無狀宰相之職變理
陰陽在漢故事遇災異則策免三公今日臣實任其咎
上曰此朕不德所致豈可咎卿故降是詔 閏八月一
日內降詔曰朕嗣位累年寅奉基緒愛育生靈凡可以
和我息兵者早辭降禮無所不至而敵人猖蹶迫逐陵
犯未有休息之期朕甚悼之比命杜克提兵防淮然大
江之北左右應接我之所守者一由荆襄至通秦適之
可來者五六兵家勝負難可豫言議者衆多未易徧廢
軫念旬月莫適決擇朕定居建康不復移蹕與夫右趨
岳鄂左駐吳越山川形勢地利人情孰安孰安危孰利

孰害以至彼我之所長步騎之所宜何險可守何地可
戰某路之錢帛可致某郡之穀可漕其各悉心以致思
明以告朕昔漢高謀臣良將多矣都雒之計已定及聞
婁敬一言而入關之意立決况吾士大夫之確論朕豈
不能虛懷而樂從之哉三省可名應行在職事官兵條
具以聞是日輔臣呂頤浩名百官就都堂應詔條具駐
蹕事共二十五封至晚進入翌日上宣諭曰昨晚臣僚
條具事猶未曾觀國家大事名百官議蓋亦古制如陸
贄奏議是也頤浩曰祖宗時遇大事亦名公知集議王
絢曰書所謂大疑謀及卿士上曰但恐封事中趣向必
不一原本缺公生明偏生闇人能至公議論自有見處昔

真宗澶淵之役陳堯佐蜀人則欲幸蜀王欽若南人則欲幸金陵唯冠準決策親征臣若不以家謀專以國計則無不安利矣四年正月二十八日詔侍從官條具金人若退當如何措置金人不退當如何措置及將未何處駐蹕以聞紹興元年二月二十六日內降手詔曰朕以國難日深政治未洽寇虜充斥汙瀆於齊魯宋衛之郊而盜賊跳梁株連於江鄂洪撫之地閩中屢擾淮上多虞是用大惕于朕心懼墜祖宗之業而正士大夫可為之時也三省可令侍從臺諫各為恣意條具當今切務所宜施行何道而可以保民何術而可以弭盜何策而可以道虜寇何術而可以產國財各具以聞朕

當虛已而力行之 九月二十八日詔朕以眇末獲承
至尊伍年于茲天未悔禍日於艱危之際稱秩元祀蓋
以溫清急難之念請命于皇天后土及我祖宗夙夜祇
栗以俟降監載念國家百七十年涵養豈無忠義感發
懷憤善謀之士如漢侯生者慰朕焦勞苟嚮取之可還
詎曩章之足報應四方有為謀策能還兩宮者實封以
聞可行有効當以王爵賞之播告天下明知朕意 二
年五月二十七日手詔曰朕以紀綱壞亂之餘悼師旅
凋殘之極國用虛而費廣兵力弱而民疲苟可採時安
避改作應內外侍從省臺寺監職事官監司守令寄居
曾任郡守郎官以下限半月各述所職及已見的確利

害凡可以省費裕國強兵息民者條具以聞中外之臣
所同濟難各陳忠義之策共成長久之利咨爾有衆咸
體朕懷 三年八月二十二日詔比者雨暘弗時幾壞
苗稼朕方寅畏怵惕之中又復地震蘇湖朕甚懼焉蓋
天下之降災應必隨至皆朕失德不能奉順乾坤協序
陰陽故咨爾在位小大之臣有能應變弭災輔朕不逮
者極言無隱 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詔曰朕獲承祖
宗休烈夙夜兢業寅畏天命弗敢康寧屬者強敵侵陵
屢師旅未解元元騷動咎在朕躬太史有言天著大異
乃來歲正月朔日有食之永思厥咎朕甚懼焉顧德弗
類苗害荐至繆盭之氣上累三光側身自儆未燭殿中

公卿大夫師尹百職各志乃心交修不逮其為朕講求
闕政察理冤獄收輯流冗詢問病苦舉道逸隸直言凡
可消變俾舊者毋匿厥指共圖應天之實以稱朕意

六年六月十三日手詔朕以菲德奉承大統遭時艱危
虜偽相捩師旅方興賦役重困寤寐惘矜未知攸濟迺
六月乙巳地震甚懼焉政之失中吏之無良怨讟滋彰
乖氣致沴坤厚之載搖動靡寧變不虛生緣類而應永
思厥咎在予一人凡內外臣庶有以應變輔朕之不逮
者其各悉心以言毋謂朕諱毋悼後害 七年七月二
十三日詔朕獲奉祖宗基緒若涉淵冰罔知攸濟夙夜
祇畏恐弗克勝乃夏秋之交陽亢為沴黎民愁嘆朕甚

懼焉顧德寡昧上累陰陽之和徹膳省躬未燭厥理公
卿大夫師尹御事下及庶民咸聽直言無有隱諱凡朕
之過失與思慮之所不逮闕政寃獄人之疾苦吏之無
良朕樂聞之將以消弭天災導迎善氣副畏天之誠焉
應中外臣僚以至民庶各許實封言事在內於合屬去
處投進任外許於所在州軍附遞以聞布告遐邇咸知
朕意 九年四月四日詔曰昨以巡幸在遠號令不通
緬懷凋瘵之民如在方域之外晝方食而屢歎夜不寐
以隱憂今者境土初還版圖束上欲革煩苛之令撫以
寬大之條稽九功以厚生約三章而解撓與之更始庶
幾小康惟利之所當興順人心而施設害之所宜去求

民瘼以蠲除乃臨政顧治之所先豈明目達聰之可後
咨爾在位暨于庶民各陳切己之言用廣兼聽之益虛
心以佇擇善而從因革弛張用咸稽於衆志休息涵養
將共樂於丕平宜悉乃心靡有所隱應河南新復諸路
州軍民間利病許監司守臣條陳餘官及士庶上書經
所在州軍繳奏先是上宣諭輔臣曰河南新復諸路州
軍民間利病所欲急聞故降是詔 十年閏六月十五
日詔順昌府官吏軍民等狂虜犯境王師抵衝惟吏民
協濟軍事保捍城壘驅遏寇賊據春乃忠勤宜加撫惠應
本府縣有民間利害守臣條具以聞詔書到日明告吏
民各令知悉 十五年四月八日詔曰太史奏驛出東

方朕甚懼焉已避殿減膳側躬省愆尚慮征科苛擾繫
獄淹延致傷利氣上千垂象可令逐路監司郡守條具
便民事目措置聞奏務要必行以施實德 二十五年
十二月一日上謂輔臣曰向來指揮監司守臣到任半
年令條具民間利病上之已委官看詳今數年未嘗進
呈是取宰相意旨民事不欲令朕見也於事詔除民事
外若更有已見利害並許敷奏 二十六年五月七日
右朝請大夫李邦獻言切見百官及遠方登對臣僚上
殿奏陳稍久或聖語有所詢訪而近年用事之臣狼忌
陰即中傷致臣下所陳皆不切之務望申飭凡登對臣
僚盡言無隱不許依前以閑慢事陳奏從之 七月九

日詔曰太史奏言出東方朕甚懼焉已避殿減膳側身
省愆尚慮朝政有關失民間有疾苦刑獄有冤濫官吏
有貪殘致傷和氣上干垂象可許令士庶實封陳言詣
登聞檢院投進仍令諸路監司郡守條具便民寬恤合
行事件聞奏是以上謂輔臣曰夜來太史奏言出井宿
間朕當避殿損膳以答天戒深慮朝政尚多闕失或民
情疾苦無由上達可述此意降詔許士庶實封陳言務
應天之實故降是詔 十二月二十三日上謂輔臣曰
昨者下詔求言四方之士陳獻甚多朕一一披覽所言
利害極有可取宜擇其議論尤切當者量與推恩庶幾
有以激勸沈該等奏曰此仰見陛下樂聞蓋言天下幸

甚當令看詳官審擇具名進呈翌日降旨行下 三十
年四月十五日詔比來久雨有傷蠶麥及盜賊間發雖
已措置未至詳盡可令侍從臺諫條具消弭災異之術
防守盜賊之策各具已見以實聞奏 三十二年四月
三日詔防秋不達事貴預備足兵足食宜有長策可令
臺諫侍從各以所見條具以聞以上中興會要 紹興
三十二年孝宗已即位未改元六月十九日詔朕欽承
聖訓嗣守丕基猥以眇身託于王公士民之上兢兢焉
懼德菲薄不敏不明未燭厥理將何以緝熙初政稱太
上付託之恩永惟古先極治之朝置鼓以延敢諫立木
以來謗言故下情不壅于上聞而治功所由興起也朕

甚慕之况今薦紳之士咸懷忠良藹莠之言豈無一得
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違斯民有休戚四海有利病凡
可以佐吾元元輔朕不逮者皆朕所樂聞朕方虛懷延
納容受直辭言而可行賞將汝勸弗協于理罪不汝加
恚意陳之以啟告朕毋隱毋諱毋悼後害自今時政闕
失並許中外士庶直言極諫行在詣登聞檢鼓院投進
在外於所在州軍實封附遞以聞 十二月六日有旨
今日早朝退集侍從臺諫赴都堂條具方今時務仍聽
詔旨詔曰朕惟天下有弊事無弊法祖宗立法大豈不
良今日之弊在乎因仍習俗固而不化遂與法意背馳
若鮮而更張宮商斯在經不云手變而道之以盡利推

而行之存乎人朕覽張燾所奏犂然有契于衷已令侍
從臺諫集于都堂今賜卿筆劄宜取當今弊事志意以
聞退各於聽治之所盡率其屬諭以朕旨使極言之毋
得隱諱朕將有考焉既而翰林學士承旨洪邁吏部侍
郎凌景夏戶部侍郎兼權知臨安府趙子滿禮部侍郎
黃中兵部侍郎周葵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唐文若
中書舍人陳俊卿中書舍人張震戶部侍郎向伯奮刑
部侍郎路彬工部侍郎張闡工部侍郎王普起居郎周
必大起居舍人陳之淵御史中丞辛次膺右諫議大夫
劉度殿中侍御史胡沂右正言周操監察御史陳良翰
芮燾劉子遵等今月六日奉聖旨赴都堂恭聽詔旨條

具方今時務切見仁宗皇帝時開天章閣御資政殿又
御迎陽門名近臣賜問日上當世之務富弼范仲淹張
方平皆係退而條具今乞用前件故事於三日內條奏
庶幾不致疎略仰稱清問下逮之意詔從之 隆興元
年三月二十九日詔霖雨為沴雖側身修行尚恐誠意
未孚可令諸路監司守令應遇灾傷去處常切賑卹困
窮糾察刑禁仍各條具聞奏 七月十六日詔以秋陽
亢旱飛蝗在野星變數見朕心懼焉意者政令多有所
闕責罰有不_得當朕雖側身求應以實御等各思革正
積_得勿徇佞私務塞災異之原稱寅畏之意又令劄與侍
從臺諫兩省官照會仍依本月十二日已降指揮各條

具時政闕失聞奏二年七月三十日詔政事不修災異
數見江淞水滂有害秋成朕自八月一日避殿減膳思
所以應天之實可令侍從臺諫卿監郎官館職疏陳闕
失及當今急務毋有所隱乾道三年十一月十三日詔
此者盛冬之月雷聲震發上天謹告不虛其應惕然警
戒深懼朕有失德朝有闕政民有疾苦上奸陰陽之和
可令臺諫侍從兩省官指陳咎證毋有所隱六年
五月二十五日詔舊制兩省言路之官所以指陳政
得失給舍則正於未然之前臺諫則救於已然之後
故天下事無不理今任是官者往往於封駁章疏不
煩憚於論列深未盡善自今後給舍臺諫凡封駁章疏

之外雖事之至微亦毋致忽少有未當可更隨時詳具
奉聞務正天下之事

帝系

辛治觀賞

三元燈

三元燈

全唐文

宋會要

三元觀燈本起於外方之說自唐以後常於正月望後開坊市門然燈宋因之上元前後各一日城中張燈大內正門結綵為山樓影燈起露臺教坊百戲天子先幸寺觀行香遂御樓或御東華門及東西角樓飲從臣四夷蕃客各依本國歌舞列於樓下東華左右掖門東西角樓城門大道大宮觀寺院悉起山棚張樂陳燈皇城雉堞亦徧設之其夕開舊城門達旦縱士民觀後增至十七十八夜太平興國二年七月中元節御東閣樓觀燈賜從臣宴飲五年十月下元節依中元例張燈三夜

雍熙五年上元節不觀燈躬耕籍田故也後凡遇用兵及災變諸臣之喪皆罷真宗景德元年正月十四日賜大食三佛齋蒲端諸國進奉使緡錢令觀燈宴飲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詔天慶節聽京城然燈一晝夜六年四月十六日先天降聖節亦如之天聖二年六月罷降聖節然燈政和三年正月詔放燈五日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詔景龍門預為元夕之具實欲觀民風察時態黼飾太平增光樂國非徒以遊豫為事特賜公師宰執以下宴及御製詩四韻賜太師蔡京六年正月七日御筆今歲閏餘候晚猶未春和晷短氣寒於宴集無舒緩之樂景靈宮朝獻移十四日東宮十五日西

上元燈

宮畢詣上清儲祥宮燒香十六日詣醴泉觀等處燒香
上元節移於正月十四日為始宣和六年十二月二十
四日賜太師蔡京以下應兩府赴睿謨殿宴景龍門燈
續有旨宣太傅王黼赴宴七年正月十八日宴輔臣觀
燈

宋會要

國朝之制每歲正月十一日車駕詣寺觀祖宗神御殿
朝謁十四日始幸諸寺觀焚香是夕還御正陽門樓觀
燈應從駕官俟皇帝登樓座通事舍人引宰臣已下分
班橫行奏聖躬萬福再拜稱萬歲就座進酒如常儀酒
三行皇帝降座臨軒觀燈宰臣以下分班侍座觀燈罷

再拜退皇帝降座還內

知制誥待制以下親王以下學士

節度使至刺史三公少賓客僕射尚書丞郎御史大夫中丞

知雜御史太常宗正卿常侍給事諫議修起居注臨時

取旨宣召赴座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至四廂都指揮

使唯例不座中元元觀太祖建隆二年正月上元御

明德門樓觀燈召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使端明翰林樞

密直學士兩省五品以上官見任前任節度觀察使飲

宴江南吳越朝貢使與馬樓前結綵為山樓影燈起露

臺教坊樂兩軍陳百戲四夷藩客各以本國歌舞列於

樓下賜酒食以勞之夜分而罷

東華左右掖門東西角樓大道大宮觀寺院悉

設山棚張樂陳龍燈其夕開舊城門達三年正月十三

日詔開封府上元夜然燈罷內前排場戲樂

以太后喪制

故也四年亦然乾德二年孝明皇后在殯亦如此制乾德三年正月上元節御明

德門樓觀燈召江南兩浙泉州進奉使及孟昶降將悉

預會 五年正月十六日詔以朝廷無事年穀屢豐上

元觀燈可更增十七十八兩夜自後每至十六日間封

夜兩六年正月上元節御明德樓觀燈移御東角樓東

華門樓夜分而罷 七年正月十四日幸大相國寺焚

香還御東華門召從臣觀燈先是帝自左掖門出乘遊

駐輦閱百戲遂召從官并樓宴飲是歲始自左掖門出

由御橋至開封橋觀坊市影戲遂至相國寺過酒戶孫

守州樓少駐輦又至白樊樓觀雜戲遂太宗太平興國

二年正月上元節京城張燈幸相國寺御東華門樓召

近臣宴飲夜分而罷太宗朝燈夕前又嘗幸太平興國

寺建隆觀寶相院啓聖院四年正月上元節不觀燈以
將有事晉陽故也雍熙二年正月上元節御丹鳳樓觀
燈樓前增設飛丸走索緣竿擲劍之技初夕密雪降帝
顧近臣命賦觀燈夜瑞雪滿皇州詩一章以為娛樂四
年正月上元節不觀燈是月十四日為皇姪女雲陽公
主發哀在輟朝五年正月上元節不觀燈是月十七日
躬耕籍田故也端拱二年正月上元節不觀燈時北面
用兵故也淳化二年正月上元節不觀燈以夏州用兵
故也三年正月上元節觀燈特召尚書左右丞侍郎給
事中諫議大夫預宴時吏部尚書宋琪左諫議大夫楊
徽之皆年七十餘帝慰撫之各賜卮酒五年正月上元

節御乾元門樓觀燈時外國藩夷酋長縱觀樓下詔賜以酒又令太官置大馘縱其飲至道元年正月上元節觀燈召司空致仕李昉預宴至道二年正月上元節不觀燈以十月祀南郊故也真宗咸平元年正月上元節以諒陰罷張燈二年亦然三年正月上元節京城罷張燈時車駕北巡駐大名故也四年正月上元節始御乾元門召從臣觀燈五年正月上元節幸興國寺建隆觀回御乾元樓觀燈初太祖太宗每燈夕或幸佛寺道觀焚香還始御樓真宗以啟聖設太宗神御不欲為遊幸之所故用然燈前行朝謁之禮至望夕乃幸佗寺遂為定制真宗朝所幸寺觀又增上清宮崇真資聖院景德

元年正月十四日賜大食三佛齋蒲端諸國進奉使緡
錢令觀燈宴飲二年又賜交州占城大食國使緡錢大
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詔天慶節聽京城然燈
一晝夜皇城四面諸城門不設燈山外餘並同上元例
二年正月九日詔上元燃燈所須之物並令官給無假
於民委三司開封府糾察二年正月上元節京城張燈
帝不臨觀以明德皇后喪制故也三年亦然三年正月
上元節不觀燈賜藥工緡錢帛如例以皇弟晉國大長
公主發引在近也四年又賜交州甘州進奉使錢二萬
皆令館伴使臣引往觀燈館設之五年正月十四日以
駙馬都尉吳元扆葬十五日始御乾元樓觀燈七年正

月上元節不觀燈以十五日車駕發赴亳州也八年正月十四日朝拜玉清昭應宮回御乾元樓觀燈自京師四宮觀慶成之後每歲正月以十四日詣會靈觀十五日詣玉清昭應宮朝十五日或別詣景靈宮十四日或別詣祥源觀九年正月九日詔皇城司上元節須駕回登樓始得放車馬檐子入正陽門前東西界門并山樓下觀看天禧元年正月十五日以宣讀天書十七日始御東華門觀燈五年正月上元節觀燈十四日命臣僚朝拜玉清昭應宮開寶寺上清宮祥源觀景靈宮會靈觀其夕帝乘步輦出東華門御正陽門觀燈十三日帝止詣啟聖

院餘皇太子行禮前二日又命內侍四人各領兵二百分為皇城四面巡檢

乾興元年正月

初一日禮儀院言二月一日正陽門宣制其樓前燈山
已不排設所有諸宮觀望依去年例命皇太子至師傅
臣行禮從之十七日御東華門觀燈皇后皇太子從仁
宗天聖元年正月上元節以諒陰罷觀燈二年亦然
二年六月十六日詔罷先天降聖節然燈三年正月
十四日詔啟聖院朝謁又幸景靈上清宮大相國寺還
御正陽門召從臣觀燈四年正月帝以朝謁不可與
游幸同日故用十一日朝謁十四日始幸諸寺觀宴從
臣還御樓觀燈仁宗朝皆然而十四日或別詣會靈祥
源建隆萬壽觀慈孝景德開寶寶相顯聖大清顯寧寺
福聖大乘戒壇院九年正月上元節御正陽門觀燈

高麗使預焉 明道二年正月上元節罷張燈以籍田
禮近也 景祐三年正月十八日罷張燈時直集賢院
王堯臣言是日追復皇后郭氏出葬請輟張燈故也
四年正月上元節罷張燈以莊惠皇太后在殯故也
寶元元年正月上元節罷觀燈以荆王元儼妻晉國夫
人張氏卒也 慶曆三年正月上元節罷觀燈以鄂王
薨故也 四年正月上元節罷張燈仍停作樂以燕王喪
未成服故也 皇祐二年正月上元節罷張燈以^歲齒饑也
五年正月上元節罷張燈以嶺南用兵也 至和元年正
月上元節罷張燈以溫成皇后在殯也 嘉祐元年正月
上元節罷張燈以帝不康故也 四年正月上元節以京

城積雪罷張燈縱士庶遊觀仍不禁夜七年正月上元
節御宣德門觀燈酒行帝顧從臣曰此因歲時與萬姓
同樂爾非朕獨肆遊觀也前此諫官以去年水災乞罷
觀燈故特此宣諭英宗治平元年正月上元節罷張燈
以在諒陰故也二年亦然三年正月十四日幸集禧觀
景靈宮建隆觀寶相院宴從臣回御宣德門樓觀燈四
年神宗已卯正月上元節罷張燈以在諒闇故也熙寧
元年二年亦然神宗熙寧三年正月十三日詔罷上元
觀燈以楚國公主喪故也熙寧四年正月十四日幸集
禧觀宴從臣於齋殿次幸大相國寺還御宣德門樓觀
燈七年又幸中太一宮元豐二年正月十五日詔上

元節車駕登門及行幸燕所並令樞密副都承旨張誠
一提舉幾察三年上元節罷張燈以慈聖光獻皇后在
殯故也四年上元節罷觀燈以明州觀察使宗悌卒輟
朝臨奠故也七年上元節罷觀燈以魯國大長公主在
殯故也八年上元節罷觀燈以上不豫故也先是中書
省言上元節欲景靈宮萬壽觀神御殿排設張樂開諸
宮觀寺院五日然燈作樂及不禁夜不御宣德門諸樂
藝人賜物依舊給從之哲宗元祐元年二年諒闇三年
正月十四日以陰雪罷上元節游幸四年正月十四日
御宣德門召從臣觀燈紹聖元年二年宣仁聖烈皇后
喪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崇寧元年諒闇崇寧五年正月

中元燈

十一日以彗星現于西方大赦天下避正殿減常膳元夕不御樓大觀二年十一月十二日詔來歲上元節以行皇后園陵禮畢所有御樓觀燈可罷唯幸宮觀燒香為民祈福齋殿不作樂止宣臣僚坐賜茶開宮觀寺院不禁夜放庶士燒香許民間點照 政和三年正月十一日詔放燈五日自二十一日為始

更不觀燈大年魚門下侍御何執中奏祖宗朝曾展觀燈日數而近年因雪亦曾展日欲乞特展放燈日以盡眾庶歡欣後樂之意乃有是詔

宋會要

宋太祖建隆三年七月四日詔禁諸州中元張燈六年七月中元節詔京城張燈三夜其夕帝御東華門樓名

下元燈

近臣宴飲夜分而罷

正門不設燈山餘如上元之制自是遂以為例

開寶四年

七月中元節京城張燈車駕不出臨觀

五年中元節亦然

太宗

太平興國二年七月中元節御東角樓觀燈賜從官宴

飲三年七月中元節詔有司於淮海國王府前設燈棚

陳妓樂女舞是時錢俶始來朝故也四年中元節猶在

師行罷張燈六年七月中元節不觀燈端二年七月中

元節不觀燈以彗星見故也淳化元年中元下元張燈

宋會要

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九月十八日詔開封府下元日

依中元例張燈三夜雍熙二年十月下元節張燈賜近

臣宴於樞密使王顯第夜分命中使以御製詩一章賜

之三年下元亦然其後每燈夕皆命中書樞密分往大寺觀焚香訖就寺中賜會四年十月下元節不觀燈時十五日以乾明節大宴故罷之端拱元年下元亦以十日大宴罷觀燈端拱二年十月下元不觀燈以旱故也淳化元年六月三日詔罷中元下元張燈遂為故事自此始也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詔天慶節聽京城燃燈一晝夜皇城四面諸城門不設燈山外餘並同上元例

帝系

帝治守法

宋會要

守法

內降再任以不應法而止 建炎四年九月內降監御
厨潘頌特令再任三省檢會頌係添差法不當再任宰
臣奏如欲令再任當特旨更添差一次上曰既不合再
任則不須與若更添差別人得以援例而廢法矣 不
以戚里有過而廢法 紹興元年十月進呈惟勘偽告
身文字事連潘思永上曰思永雖戚里即有過安可廢
于是令罷閣門職事就逮秦檜退而歎曰亶哉此舉聖
政 以中制法則法行 三年上謂呂頤浩曰為法不

可過有輕重然後可以必行而人不能犯太重則法不行太輕則不禁姦朕嘗語徐俯異時言中有所禁切令之曰必行軍法而犯者不止朕深惟其理但以常法處之後更無犯者乃知先王立法貴在中制所以決可行也 六曹以例決事 四年八月權吏部侍郎胡交修等奏吳勛近降細務指揮內一項六曹長貳以其事治有條者以條決之無條者以例決之無條例者酌情裁決夫以例決事吏部最為繁多因事旋行檢例深恐人吏隱匿作契與七司各置例冊凡勅劄批狀指揮可以為例者編之令法司收掌以待檢閱詔依之臣升之釋曰慶曆三年富弼謂近年紀綱甚紊隨事變更兩府執

帝便為例施于天下咸以為非而朝廷安然奉行不思
刻革蓋不務謹守成憲而凡事許以援例茲頑弊所由
生而弼之所深慮也呂源增釋總論謂景祐親政小大
之臣不能丕變朝廷命令之地刑賞之施合取進止率
皆引例以決重輕往往出于堂吏之手則天子威權悉
制于例非祖宗獨斷之意也由是言之守法不謹而牽
于用例非一日矣 紹興四年常因樞史部侍郎胡交
修等奏無條例者酌情裁決謂以例決事吏部最為繁
多蓋深慮人吏之隱慝之弊而聖政史臣所謂稍知任
人之重而救吏強之弊也九年御史中丞勾龍如淵抗
論謂藝祖受命之初睿斷英發動以便宜從事而法令

之在天下何其簡也累聖相承講求備具凡載在官府者有嘉祐熙豐政和勅令陛下即位以來有紹興令本末相參纖悉備具凡人情有疑而事之難決者揆之于法鮮不在焉粵自艱難以來有權一時之宜而行之者有朝廷一時特達而行者有出州縣一時利害而申明者有出百司庶府一時務為人情而不恤後患者事既一行遂引為例而法令之外又雜例而行始不勝其繁矣夫例之為害有四法令已繁而復援例是非叢擾不知所出一害也其始有司所行本非得已互相攀引取若探囊而官日增費日廣實日濫二害也吏人私自記錄隨事而售甲理會某事則曰有某例乙理會某事則

曰有某例既得此例而詐之也所償或不如所欲則又持他例之不可者曰之官曰某例雖可用然有某例以衝之吏強官弱賄賂公行三害也甲令所載本有定法或緣官司特行一事後來循吏置法用吏四害也欲望特降指揮將官司應干行過舊例委官搜檢並行架閣并更人私所紀錄者限十日許令首納盡行燒燬仍明飭有司今後一切依法令從事而詐事之人敢輒引例者官員徒一年百姓杖一百科斷並亦深有見于用例之弊不容以不革也 乾道元年五月詔告天下以旁緣出入引例為弊夫刑政之中其刑部大理寺例冊令封鎖架閣更不引用矣 二年又諭執政當謹法令毋

創例害法臣以斯言推之則當時之事必無牽制于例
之患諉曰久用之例不容盡廢也亦決不至聽其出沒
變化于史胥之手矣 抑咸里思戰士不以私恩廢公
法 六年五月戶部論潘思永添破食錢不應格法上
曰若于法不可亦無如之何謂不便氏之事不去申嚴
無益 七年十日上曰昨日降出劉瑜論十事皆民間
疾者可擇其當行者行于是鼎等曰所論皆善然役法
今已詳密當申嚴行下上曰止申嚴未必濟事湏去其
不便于氏者為害 立法不肯太重而貴力行 十四
年正月進呈楊存中乞判本軍未判字人以防諸處互
相名置仍乞嚴行約束奉檜奏甚有二法一名別軍人

並行軍法此太重難行一立賞許人告犯人請給計職
生罪將校佐取旨乞依此施行上曰甚好立法不肯太
重而肯必行法必行則人莫敢犯矣聖政文臣曰王者
明以法示人使人知避而不敢犯也且人有不幸而罹
于法王者往往有所不忍而法遂不行焉何也是太重
之過也夫欲重則必難行欲行則不必重設之太重而
行之不顧此惟商鞅能之聖人不能也 謂法令奉行
不虔申嚴無益 二十四年三月進呈臣僚上言州縣
不依法即時過割稅租有害于民事有司供到見行條
法指揮命申嚴行下上因言法令固在如官吏奉行不
虔雖申嚴行下終亦無益為知州者須更歷民事通曉

利病者為之因命監司以時檢察有不如令按劾以聞

用法之公

紹興三十二年八月乙丑詔文州刺史

知閭門事孟思恭奉使受賂可罷見任辛未諫議大夫
任古奏思恭奉使受賂而朝廷不能正其典刑止罷見
任夫人之有過而不能治在國法為可廢國之有法而
不能施在朝廷為可羞而道路之言以謂其弊滋久動
別室礙若其果然願陛下澄源塞流使斯輩貪利敗國
之心潛銷于冥冥之中則專對于外可以無辱命之憂
乃降授武功大夫吉州刺史給舍繳論王繼先經赦
恩法並用九月給事中金安節等奏奉聖旨福州居
住致仕王繼先已經大赦可令任便居住臣竊以聖人

用法常以天下為心罪之宥之一用公議王繼先罪惡
稔積羣情久憤太上皇帝用公議逐之天下稱快原其
罪狀當屏遐裔而近居閩中為幸已大曾幾何時遽用
恩赦許其從便殊駭物聽欲乞寢罷令任便居住指揮
詔王繼先依赦任便居住不得輒至行在聖政史臣曰
聖人之治天下恩與法並用而後可以相維于無窮蓋
偏于法則無以開天下自幸之路而偏于恩則無以杜
天下僥倖之門諸葛亮曰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
二者未嘗使之偏勝而已王繼先罪惡稔積太上以公
議逐之此法也壽皇登極引大宥之文許之從便此恩
也而給舍猶以為未厭公議于是裁之以聖斷曰王繼

先依敕任便居住不得輒至行在一以開其自新之路
使之知朝廷之恩一以杜其僥倖之門使之不敢玩朝
廷之法御天下之道至是無餘蘊矣 貴守法懲依違

隆興元年四月詔有司所行事件並遵依祖宗條法
及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指揮更不得引例及
稱疑似取自朝廷指揮如敢違戾官司重作施行先是
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因臣僚上言乞詔三省
大臣凡四方奏請送有司令各以成法來上其不以實
而依違遷就者主典科違制之罪長吏以不職免所居
官臺諫常切覺察得旨依奏令三省六曹遵守至是臣
僚復論吏舞文曲說檢會元敕奏上政有是命 用法

不用例曉告天下 乾道元年五月詔法令禁奸理宜
畫一比年一來旁緣出入引例為弊殊失刑政之中應
今後犯罪者有司並據情款直引條法定斷更不奏裁
內刑名有疑令刑部大理寺看詳指定間奏永為常法
仍行下諸路遵守施行其刑部大理寺見引用例冊令
封鑰架閣更不引用仰刑部遍牒諸州大字出榜曉諭
萬無條法之事不可創 輔臣奏昨日傳旨詢門醫
官換授事吏部供並無條法惟有王繼先以特恩換
授上曰伎術官自是不許換授洪适等奏陛下欲推恩
一小臣亦須問法上曰正恐批出又不可行舊有條法
之事豈可創卿等亦當如此适等奏陛下如此遵守法

既

六年六月呂

游向進對

論祖宗成

法尚言事

未必盡知利

害便欲更

度臣等豈敢輕違三尺實訓 諭執政毋創例以害法

二年四月上諭執政卿等當謹法令無創例以害法

如齊革兼局之類切不可放行 欲增宮人俸願祿令

不可而止 八月進呈內東門司中內人紅霞帳韓七

娘得旨轉即夫人依外命婦支給請受據戶部供除紅

霞帳逐月有請受外外命婦即夫人即無祿令魏杞等

奏豈有加封而反無請俸者上曰祿令如此朕不欲破

例此事且已朕集中自理會也聖政使臣曰壽皇聖帝

欲為一宮人增俸願祿令不可而止則其重爵祿守法

令之意可以類推矣 謂言事未必盡知利害便欲更

張 欽定乾道新書 十月禮部尚書劉章進對奏臣

聞李德林在隋開皇初與修政勅令時有蕪威者每欲
易其條目德林請于朝謂欲有更張者當以軍法從事
夫法之弊也故修之修之而未必皆當與衆共議之可
也乃欲脅以軍法其亦不仁甚矣仰惟陛下清明遠覽
命官取新舊法并前後勅旨緝而修之越歲書成反覆
參訂迺以奏御而丙夜之觀尤為詳悉其間有未便于
人情未安于聖心者莫不朱黃識之還以下諭俾疏奏
以聞稍或可疑必加改定然後盼行欲望播告中外惟
新書是遵上曰朕已自看一遍亦異乎隋高祖之事矣
于是詔從之聖政使臣曰法之未成也議之貴乎詳法
之既成也守之貴乎堅故今日議法之詳所以為異日

守法之地也議論講明一或不審異日雖欲信而必行之有不可得矣乾道新書卷帙而為不多而壽皇兩夜遍覽弗倦朱黃識之多所改定而後盼行議法之詳如此所以為萬世法 祖宗法度 七年二月侍講張拭輪對奏本朝治體忠厚仁信為本因及熙豐元符大臣上曰祖宗法度乃是家法熙豐之後人合改變耳 改法宜審于初 十一月虞允文奏舊法黃甲不曾到部人在銓試下等人之上上曰可依舊法又曰改法不當終有空礙不如加詳審于初則免改更于後也 謂僥倖之門由上自啟 九年宰臣梁克家奏龍雲陳師亮添差于指揮有礙上曰卿等如此守法甚善又又曰僥

倖之門蓋在上者多自啟之故人生覲覲心講畫一之法貴在能守膏訓 法度洵是上下堅守 淳熙二年六月進呈內降李顯忠奏陳乞女夫添差東南第四副將趙鼎差遣奉御筆再與前任差遣緣無差恩例有礙近降指揮上曰卿等合如此理會既礙指揮則已大凡法度洵是上下監守 謂法令明備守之自足為治閏九月進呈淮而轉運司申濠州鍾離定縣巡檢景成令再任上曰祖宗成法惟監司及沿邊即守方許再任景成雖有勞勩已經再任不欲以小官差遣壞祖宗成法因論及國家承平二百餘年法令明備講若畫一儻能守之自足為治蓋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 諭輔

臣遵守法度 輔臣進承諸司薦舉劉三傑緣係初改
官人近制合作縣乞與堂除一知縣上曰得卿等守
法度如此甚善間有內降朕勿無心不厭卿等來理會
國家或有大事須賴謀猷平居無事且當遵守法度竊
訓 內批誤用未經任人輔臣有請而止 輔臣進呈
內批劉球勲臣之後可差免諸州軍簽判輔臣奏球未
經內有礙堂除上曰此劉光世孫可特堂之次日中使
至龔茂良私第傳旨宣諭昨日劉球差簽判指揮更不
須行方進呈時誤認未曾經任之意反覆思之此除正
礙近制不可廢法舊訓 親定淳熙法冊 六年八月
進呈勅令所重修淳熙法冊御筆圈記戶令內驢駝馬

舟船契書收稅上曰凡有此條並令刪去恐後世有筭
及舟車之言辛丑進呈戶令內有戶絕之家繼絕者其
家財物許給三千貫如及二萬貫奏裁上曰國家財賦
取民有制今若立法於繼絕之家其財產及二萬貫者
奏裁則是有心利其財物也趙雄奏似此者欲悉刪去
上曰可悉令刪去九月丙寅進呈捕亡令諸捕盜公人
不獲盜應決而願罰錢者上曰公人捕盜不獲許令罰
錢而不加之罪是使之縱盜受財也此等條令可令刪
去丁卯進呈賞格內有監司知通納無額上供錢賞格
上曰祖宗時取于民止二歲而已今有合買及經總制
等錢又有無額上供錢既無名額則是白取于民也又

立賞以誘之使之多取于民朕誠不忍也可悉刪去此
賞格趙雄等奏立賞以誘之錢愈多則賞愈厚俗吏唯
賞才圖侵漁苛歛無所不至今聖慈刪去此等賞格斯
民被膏惠廣矣上曰朕不忘恢復者欲混一四海效唐
太唐為府兵之制國用既省則科敷民間諸色錢物可
悉蠲免止收二稅以寬民力耳雄等奏聖念及此天地
鬼神實臨之必有陰相以濟大業聖政史臣曰壽皇萬
機之暇無他嗜好勅局所修條令旨勤一覽去取之間
輒經御筆竄定臣嘗觀筭及舟車之訓而知聖人之遠
慮觀縱盜受財之訓而知聖人之淵識觀有心利其財
物之訓而知聖人之大義觀設賞誘多取之訓而知聖

人之至仁 詳審不輕變法 七年五月進呈廣南路
經略安按轉運提點刑獄司狀準指揮以本路奏請乞
將湖南宜章臨武兩縣割屬廣東連州再委官詢訪審
究二縣妄不可割欲望持降指揮下湖南漕憲司只令
仍舊上曰不若仍舊豈可輕更易狀向來見陳猷利害
聽其一時之言似乎可行輕欲史改邇年以來惟務詳
審未嘗輕變一法蓋天下之言來之欲廣而聽之在審
諭士大夫改正罪名 輔臣進呈勅令所刪定官郭
明復奏有犯入枉法自盜賊抵罪乞不許改正上曰仕
大夫陳乞改正罪名不必問其所犯輕重但委有冤枉
則雖重罪亦不可不與改正若所犯得實雖是公罪亦

難改正 法令不必申明但按劾違法者 輔臣進呈
福建提刑司奏乞下本路州縣不得存留罷役公人充
耆長上曰法令自明但州縣奉行不度耳今更不必申
嚴可令將違法知縣按劾以聞只行遣一二人別諸路
州縣自不敢不遵法令 自守法不敢開倖門 輔臣
進呈伯圭劄于門客不理選限登仕即恩澤乞理選限
上曰于法如何趙雄等奏在法不許上曰每自守法不
敢開放若違常法以開倖門則援例干請不已將何以
阻之箚訓 違戾當行遣不降指揮 十三年八月進
呈朱緩奏乞約束州縣不得擅行苗稅折納簡錢王淮
等奏莫更申嚴上曰不須得事貴簡而嚴若煩徒為文

具進呈約束諸路納義倉米上日亦不須得若有遲戾
自當行遣今後更不降指揮 乙上三十事兩朝嚴于

守法務在必行之 臣升之釋曰維持國家在乎法守

國家之守在人固有上立法而上自不守者有前人立

法而後不守者有上欲守法而下不能守者有下欲守

法而上不容其守者徇情牽制則以私意敗法隨事變

更則以用例棄法命令不一則以無信玩法東史弗嚴

則以舞文善法成斷不立則以姑息廢法甚哉守法之

不可謹也大禹謨曰儆戒無虞罔夫法度蓋慮遊于逸

淫樂則不能謹守憲度也旅獒曰不役耳目百度惟正

欲其內有所主不至徇外而解素繩墨也無逸曰嚴恭

寅畏天命自度欲其一陟一降秩然有天則不可亂也
大誥曰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棨忱爾時罔放易于
法謂治定固當遵守成憲况多事之時尤不可輕易變
更也詩六月之序曰魚麗廢則法度缺傷其治內治外
之政不舉而綱紀文章文為之蕩然也易之畜電嗑
日先王以明罰勅法懼其無威明不足以謹法也祈招
之詩曰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言其法度精純愛民
如金治而不窮其力也語曰謹權量審法度四方之政
行焉言數聖人相繼有天下未有無法而可行者也孟
子曰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
義小人犯刑蓋懼夫上不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則

下亦莫能以法度自守也國朝立法以洗晚唐五季之
末習歷變多而慮患深持心厚而禁防簡藝祖^{始創}創之
太宗增備之真宗遵承之咸平景德之際固無管于前
朝大中祥符以來稍稍漸異祖宗之制迨天聖明道十
餘年間東朝垂簾姦倖始肆雖景祐親政紀綱稍肅而
精習用例祖宗躬親聽斷之意浸以不復弊法不除顧
綱不整非所以守基圖救禍亂此富弼所以有請而三
朝政要之書所由所也高宗深懲禍亂之源慨念更張
之弊凡前日法度之廢者無不復謹存者無不舉當行
者無不申明遵守惟恪慮夫法太重而難必行剛立法
肯乎中慮申嚴未必濟事則去其不使于民者慮官吏

奉行不度則命監司檢察按劾慮法禁之所不戢則謂
自公卿貴戚皆當以身帥之不以特旨廢法不以私恩
廢法不以戚里廢法此高宗所以為善守法孝宗守之
尤嚴嘗謂國家承平二百餘年法令明備講若畫一儻
能守之自足為治又曰大凡法度須是法度堅守又曰
國家或有大事須賴謀猷平居無事且當遵守法度凡
此者皆嚴于守法之意而其所以守之則有道矣蓋守
法所以不墜者必自上始嘗謂每自守法不敢放開若
違常法以開律門則干請不已何以止之故雖欲增一
官人之俸願祿令不可而止欲與以未經任僉判以礙
近制而止欲與一階即低應差遣以指揮不應而止既

侍門不開于上可以守法矣又慮公卿大臣之不然共
聖所守也則又諭大臣曰卿等如此守法甚善公卿既
相與堅守矣又慮並緣出入引例為弊以失政刑之中
則詔犯罪者有司並據刑款直引條法定斷凡例冊封
鍊架閣更不引用既已曉告天下又特命官取新舊法
并前後教旨緝而修之反覆參訂兩夜之觀尤為詳悉
其間有未便于人情未安于聖心者莫不未黃識之捐
或可疑必加改之其得熙法冊下至戶令內驢駝馬舟
船契書收訖無不厘正聖政文臣釋之云觀算及舟車
之訓知聖人之遠慮觀縱盜受財之訓知聖人之淵識
觀有心利其財物之訓知聖人之大義觀賞誘多取之

訓知聖人之至仁其講明無憾可以百世共守之矣猶慮言事者之未必盡知利害而輕欲更張則曰通年以來惟務詳審未嘗輕變一法又曰改法不當終有窒礙不如加詳審于初則免改更于後既又堅守不輕變矣而下之人猶有不相與守之者則黜責行焉于是長吏以不職免所居官主典以違制科罪違戾去處便行取問奉行不度之州縣便許按劾 淳熙十三年十一月嘗因進呈陳居仁劄子上曰今之要務不過擇人才正紀綱明賞罰更賴卿等留意却不須多降指揮徒見繁碎又進呈司農寺分委西倉糴米上曰此等文字便可劄下凡指揮須教人信若玩瀆何補才事當取其大者

要者留意小事姑從濶略又曰少隆指揮不惟事簡又
且人信當時議論大抵貴信不貴輕改貴要不貴煩瑣
如是而法不行未之有也故曰朝廷不必變法能以貴
意守法可也士大夫不必議法勿以私意敗法可也